

《艺术创业论》

【内容简介】

最具争议的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首次公开他艺术经营的真言《艺术创业论》,就在艺术界掀起涟漪,在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意外成为畅销书。

本书中,村上隆以过来人的姿态,详论他在纽约艺术圈成功的过程,告诉你艺术与商业之间的逻辑和秘密。艺术家如何创造自己的品牌形象?自己的艺术品如何推广到全世界?运作过程中的秘诀是什么?您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作者简介】

村上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日本艺术家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不仅是一位受到广泛喜爱的艺术家,也是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

艺术与商业的联姻

文/静子

不得不承认,村上隆将艺术和商业联姻的功力,结合浑然天成融贯东西的艺术特色,发出了这个时代最富有争议但也是最强有力的声音。“艺术家”这个名词的定义被他进一步地丰富。艺术家需要钱,也需要名垂千秋,这就需要更多的方法来将自己的艺术价值最大化。

在《艺术创业论》中,村上隆清晰地分析了欧美和日本艺术营销策略的不同,引导读者以行销

的观念来对待艺术,提出了创造艺术价值的训练方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带来启发。

今年49岁的村上隆创造了普通艺术工作者一生难以创造的奇迹:2006年,他的作品以一亿日元的价格定格为日本史上单件艺术品的最高成交价格记录;他是《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他与Marc Jacobs的合作使LV在欧洲消费的低迷时期攀上了销售榜首。

其实,村上隆一开始在日本并不受欢迎,36岁时还在靠过期的速食便当充饥,每天守在超市的后门捡用来包画的纸箱。在书中,他坦诚地表示:在日本做艺术家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没钱,没地位,所谓的高等艺术和低级艺术之间只有咫尺之遥。他也很尖锐地指出:日本的艺术教育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用艺术谋生的方法。同时,他毫不讳言自己充满野心的商业目标,更不避讳谈钱。

2000年,法国百年老牌LV的设计总监Marc Jacobs邀请村上隆合作,

力求转变传统奢侈品的刻板印象。这次联姻,开启了艺术与奢侈品牌的跨界合作之旅。令双方都颇为满意的合作结果,仿佛为艺术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原来艺术家还可以这样赚钱。2003年,村上隆一口气用了几十种颜色,将樱花、蘑菇等多彩图案用在经典Monogram Multi系列上,将LV成熟经典甚至有点老气的形象瞬间转换,将LV的销售额瞬间提升了10%。2005年,村上隆合作樱桃包,继续开创了LV热卖纪录的新高度。

村上隆成立了善于商业经营与品牌运作的Kaikai Kiki艺术机构,进行创作、策展、艺术品交易和艺术经纪等工作,培养和魔鬼式地训练签约艺术家,以集团化的方式获得最大的收益,现在已经发展到50个员工在东京,20个员工在纽约。

他谈梦想,但更强调梦想照进现实。他不断地寻找艺术与商业之间融合的新的可能性,不断努力创造,让我们不禁期待他的下一个惊喜。

《大时代第一季 血色交割单》

【内容简介】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只蝴蝶,蝴蝶效应的蝴蝶。

16岁的少年袁得鱼第一次见到这张交割单的时候,身为“证券教父”的父亲卧轨自杀。他一次次地接近真相,一次次地与狼共舞,一次又一次绝地搏杀,走出一条用血色铺开的复仇之路。谁是友谁是敌?到底谁才是真正害死父亲的黑手?

【作者简介】

仇晓慧,生于上海。长年混迹投资圈的财经记者。现供职于第一财经。财经作家吴晓波力荐的新生代金融才女。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只蝴蝶

文/奇门五转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巴菲特

这句扉页上的话深深把我吸引了。

老师告诉我们,好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和大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无疑这本书是完全符合的。袁得鱼的蝴蝶是一张交割单。金钱、权谋、欲望、残酷……中国股市20年的缩小版图谱在一个小人物懵懂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展开。证券是经济的蝴蝶,



书名:《大时代第一季 血色交割单》
作者:仇晓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蝴蝶扇动翅膀,传统经济学的大厦随之轰然倒塌。经济世界到底是如何运行的?是否如正统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它就像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可以理解、可以操作,可以预测呢?

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睿智的推理,把90年代中国股市的初期展现给了普通读者。理解从股市到企业、到商业周期乃至人性本质的现象。我不懂证券,不学经济,因着书本的结尾主人公袁得鱼说“股市即江湖”,我把它当武侠看。

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操盘上那些起起落落、数字尖锐而深邃地反应了社会经济的趋势,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长足的经济远见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股市,有时候,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股票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诈。在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性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点儿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下来……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而又极具悟性的袁得鱼带着那张交割单,带

着父亲被杀之谜和伤痛被命运推手毅然推进了这个身不由己的江湖中,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复仇之路。

一个人在赢和亏、成功和失败、希望和绝望之间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和摇摆,他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不断地重演着从谷底到高峰的历史怪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投机者是孤独的,所有超出常人体验尺度的悲喜、彷徨、恐惧、焦虑与绝望,其中的无奈、绝望、痛苦、沮丧的感受,都要一个人独自面对。也因为如此,才显得本书的弥足珍贵。

人生的最终结局是悲剧的吗?把投机当作毕生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还是在享受投机的过程,抑或是为了追寻一种伟大的思想?这些都是作者给我们提出的哲学命题。

主人公生活起起伏伏,而中国的股市也经历了了历史最高峰到直线空降的过程。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仿佛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重演,而该书似乎提醒狂热时代的人们应该冷静审视的一些东西。

连载

7

牛向西要乔迁新居

牛向西虽自小农村长大,但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农民痕迹,胖脸粉红,指如嫩葱,每日西服革履的。十八岁那年,给自己封了个司令,不过位置坐得不长久。他写了不少检讨,想东山再起,但没人理睬,只好养鸟捉鱼打发时光。也是歪打正着,到了“文革”后期,县里组建革委会搞“三结合”,被牛向西“文斗”过的老干部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一上任就派人打听牛向西的下落,举荐为自己分管的宣传组组长。“文革”后,牛向西一路攀升,三两年就是一个台阶,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副市长、副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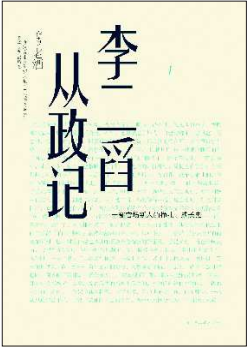
工作调动了,家也理所当然地随着迁徙。俗语说“穷搬家,富挪坟”,可这句话只适合老百姓,不适用当官的。牛向西的家越搬越大,越搬越好,越搬越洋,从平房搬到楼房,从平层搬到跃层,从一百多平米一直搬到二百多平米。每搬一次家,少不了忙前跑后的,送钱送物的,搬了六次家,家具换了六回,一次比一次高档,牛向西没操心费力坐享其成,还落个“工作狂”的美称。

这一次搬家与往常有点不同,不是因为工作调动,而是从一个搞房地产的“铁哥们”那儿买了套别墅。没办法,搬家只好在保密情况下进行。但这事儿不像送钱那样悄无声息,喜讯

还是不脛而走,当然仅限于极小范围。是否为牛向西或其家人有意所为,就不得而知了。

田造文是全局消息灵通人士,当然,主要取决他所处的位置。有了思凤和肖竹菊那头关系,自然也把田造文和二舀给拉近了,况且两人又都搞文字出身,因此同其他人比共同语言多些。二舀上班不久,田造文一家三口邀二舀家吃了一回饭,思凤感到有些被动,想次日回请,被二舀数落一通,说人家送你个地瓜,就马上还人个土豆,表面扯平了,实际上交情弄淡了。这么一说,启发了思凤思路,说有了,还有二十天是肖竹菊宝贝丫头八岁生日,咱们给他家请出来,再买个礼物。

回家吃饭时,二舀把牛向西搬家的事儿说了,又感叹道,不怪老百姓给领导干部部编的民谣都一套套的,你看牛局刚搬的家,这又要搬了,而且是闹中取静的富仁别墅,真是腐败透顶。思凤说,人家搬家咱可别眼气,那是人家的造化,再说文件上也没规定领导干部搬家次数,也没说不许住别墅呀!二舀揶揄思凤,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工业局几个牛局?就一个嘛!我看你才是眼气呢。说了半天,净扯些没边没沿的事儿,咱咱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凭我老公的才能,面包会有的,别墅嘛,也是迟早的事儿。思凤边说边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二舀碗



◆书名:《李二舀从政记》
◆作者:老酒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里,说自己倒有个想法,这可是个极好的表现机会。

“人家搬家,对咱来说啥机会不机会的?”思凤白了二舀一眼,“你李二舀能到工业局,虽有自己努力,但没牛局拍板儿,你今天也臭美不了。就冲这个,咱也得表示一下,起码叫人知道咱也懂知恩图报,况且,我们今后的路更长,还想要更大的发展。”

二舀把红烧肉上残留的一根猪毛吐掉,“你说的是在理,不过一看牛向西虚头巴脑、装模作样的德性,我就觉得恶不可笑。”

“你是中了金庸小说的毒,总想扮演主持正义、疾恶如仇的大侠。好好掐掐自己大腿,这是市场经济的国度,讲究人情的中国。我看这事儿就那么定了。”说着,数了五百元钱揣给二舀。

8

露露的乐器

露露对音乐有着近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

我的同事们慷慨大方、和蔼可亲,因此我结交了不少密友。生活中唯一的不爽就是,我的丈夫杰德依然在500英里之外的耶鲁大学任教。不过,我们还是挺过了那段两地分居的日子。1999年,在索菲娅已经7岁、路易莎也满4岁时,纽约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时间是6个月。我打点行装去了曼哈顿。

我非常希望露露能进入一所教堂开办的学前班。教堂很美,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彩。露露单独进了测验室。短短5分钟,招生办公室主任就领着露露走了出来。她只是想跟我确认一下,露露是不是不会数数。“天哪,她当然会数数!”我吃惊地解释道:“请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把女儿拉到一旁。“露露”我压低嗓门,“你想干吗?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呀!”露露皱了皱眉,“我只在心里数数。”她说。“你不能只是心里有‘数’,你必须大声地说出来,让这位女士知道你能够数数!她正在测试你哟。如果你不能数给她看,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我不想上这所学校!”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认为对孩子的贿赂,纵

容会对他们的成长有任何好处,即便要行使贿赂,那也该是由孩子们来贿赂父母。但是在那会儿,我真是被逼无奈才铤而走险。

“这里的确有8块石头”招生办主任以随和亲切的口吻对露露说,“虽然你的回答与众不同,但你是对的。”

我发现这位女士喜欢露露,终于喘了口气。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露露,被她那种从不逢迎讨好的个性所吸引。好玩的是,露露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新学校,而索菲娅的校园生活却并不那么惬意,她在学校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腼腆。杰德和我对此万分惊讶,可是当我们追问索菲娅“在学校过得怎样”时,她的回答总是“不错,挺好玩的。”

露露也开始跟着索菲娅在社区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米歇尔练习弹琴。我清晨5点就得起床,用半天时间写作,像耶鲁的法律教授那样做事做人。然后飞奔回家,完成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作业”,而在管教难缠的露露时,总少不了相互的威胁、要挟和“勒索”。

事实证明,露露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几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关注我脸上的斑点。尽管如此,通过铃木钢琴教材的学习,她还是进步得飞快。

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以“过来人”的口

吻告诫我,在音乐方面,两个女儿最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这样可以将姐妹间的竞争降至最低。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那么,什么样的新乐器适合露露呢?我的公公、婆婆,这一对自由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此有着鲜明的倾向。他们深知露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领教过小孙女在练习钢琴时的高声尖叫,他们力劝我选个容易一点儿的乐器,放孙女一马。

“选择竖笛怎么样?”岳父赛建议说。他浑身上下充满音乐细胞,还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实上,杰德的妹妹也拥有美妙圆润的嗓音。看起来,索菲娅和露露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乐基因。“学竖笛?”我婆婆弗洛伦斯听了赛的提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无聊乏味呀!”她说。



◆书名:《我在美国做妈妈》
◆作者:(美)蔡美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